

一尊推不倒的铜像

# 詹天佑

唐鲁峰 著



# 一尊推不倒的铜像

## 詹天佑

唐鲁峰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四年·石家庄

(冀)新登字003号

**一尊推不倒的铜像——詹天佑**

唐鲁峰 著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望都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787×1092毫米 1/32 11.5印张 246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 
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3,500 定价:7.50元

ISBN7-80595-434-7/I·404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引子        | ..... ( 2 )                   |
| 第 一 章     | 一条从所未闻的消息..... ( 7 )          |
| 第 二 章     | “这是件大事” ..... ( 17 )          |
| 第 三 章     | 离家之前..... ( 22 )              |
| 第 四 章     | 在“出洋志愿书”上签字<br>画押..... ( 26 ) |
| 第 五 章     | 赴“花旗国” ..... ( 32 )           |
| 第 六 章     | 归国途中..... ( 39 )              |
| 第 七 章     | 参见的风波..... ( 47 )             |
| 第 八 章     | 在“扬武”号上..... ( 58 )           |
| 第 九 章     | 身先士卒..... ( 68 )              |
| 第 十 章     | 英勇抗敌..... ( 77 )              |
| 第 十 一 章   | 过了八年..... ( 91 )              |
| 第 十 二 章   | 担任了塘津铁路工程师... (102 )          |
| 第 十 三 章   | 成果被窃..... (115 )              |
| 第 十 四 章   | 无形的“樊笼” ..... (123 )          |
| 第 十 五 章   | 金达遇到了难题..... (130 )           |
| 第 十 六 章   | “要牢记这句成语” ..... (140 )        |
| 第 十 七 章   | 出关以后..... (151 )              |
| 第 十 八 章   | 被迫停工..... (163 )              |
| 第 十 九 章   | 受命筑新易铁路..... (175 )           |
| 第 二 十 章   | 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 ..... (184 )        |
| 第 二 十 一 章 | 议修京张铁路..... (198 )            |
| 第 二 十 二 章 | 测线途中..... (203 )              |
| 第 二 十 三 章 | 在长城上..... (213 )              |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四章 | “我是刮地皮的” .....           | (221) |
| 第二十五章 | “要把布衣素餐的家风传<br>下去” ..... | (229) |
| 第二十六章 | 发生了脱轨翻车事故 .....          | (237) |
| 第二十七章 | 决不能让步 .....              | (248) |
| 第二十八章 | 斡旋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262) |
| 第二十九章 | 接待“不速之客” .....           | (273) |
| 第三十章  | 开凿八达岭隧道 .....            | (284) |
| 第三十一章 | 剪子股的启示 .....             | (294) |
| 第三十二章 | 自动挂钩 .....               | (301) |
| 第三十三章 | 通车典礼 .....               | (308) |
| 第三十四章 | “别让它玷污了咱们的台<br>阶” .....  | (316) |
| 第三十五章 | “人在就要路在” .....           | (323) |
| 第三十六章 | 辛亥革命以后 .....             | (331) |
| 第三十七章 | 怒斥“使者” .....             | (341) |
| 第三十八章 | 鞠躬尽瘁 .....               | (349) |
| 第三十九章 | 遗愿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359) |

(詹天佑)是中国人的光荣  
嘛!

——周恩来

詹天佑的自力更生、发愤图强、不怕困难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是他对中国人民和古代科学家、工程师的伟大的精神传统和创造才能的继承和发扬，也是他遗留给我们今天科学技术界的伟大精神遗产。

——李四光

各出所学，各尽所知，使国家不受外侮，以自立于地球之上。

——詹天佑

北京西北方的关沟地带，山峦起伏，峭壁林立，是京张铁路的险峻路段。在蜿蜒的古长城下，有座闻名遐迩的小火车站——青龙桥火车站。

这天是1967年的“五·一”节，虽然“红色狂飙”正席卷中华大地，这里却似“台风眼”，天空晴朗，一片宁静。青龙桥车站左侧的小广场上，花坛中的鲜花盛开怒放，蜂、蝶轻盈地飞舞着在花丛中采蜜。几个游客，有的在昂首瞻仰屹立在小广场中央的詹天佑铜像；有的在默默地视读铜像旁碑亭里石碑上的碑文。车站对面的山场中，飘着几缕袅袅炊烟，人们像往常一样在烹调过节的菜肴。除了站台办公室的外墙上贴着一一条已褪色的大字块标语：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！”再无其他可以看出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“大革命”的痕迹。

上午10时许，远处传来一阵“扑扑扑扑”的摩托声响，由远而近，几辆摩托车很

快就驶进了小广场，“哧”的一声都熄火停下了，从车上跳下十几名“红卫兵”。他们身穿绿军装，腰束阔皮带，臂戴红袖章，个个都雄赳赳气昂昂的。

两个小头头模样的“红卫兵”，从口袋里各掏出一本“小红书”，吩咐伙伴们说：“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去跟站长打个招呼。”

说着，他俩向站长室走去。

正在埋头办公的崔站长，看到进来两位“革命小将”，连忙立起来问：“二位有什么事要我？”

“你是站长吧？”

“对！”

一个“红卫兵”小头头翻开了“小红书”说：“我们先学习一段最高指示！”

崔站长忙按他们说的页数翻开了“小红书”，和两个小头头一起朗读最高指示：“……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他就不倒！”

合上“小红书”，一个小头头才说明了来意：“我们是××××大学的红卫兵，是来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詹天佑采取革命行动的！我们要推倒他的铜像！”

“要推倒詹天佑的铜像？”崔站长不由得睁大了眼睛说，“这可不行，詹天佑是为祖国立过大功勋的人！”

“什么立过大功勋！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封建王朝的奴才，洋人的走狗，是个不折不扣卖国主义者！”另一个小头头用喝斥的声音说。

“不，不对！”崔站长也放大了声音说，“詹天佑怎么会是卖国主义呢！你们不了解历史！”

“什么历史？一套卖国主义的历史！我们已掌握充分的证据和材料！你要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，别当卖国主义奴才的辩护士！”

崔站长没被抛出的政治“帽子”吓倒，理直气壮地列举事实说明詹天佑是位杰出的爱国工程师。两个“红卫兵”小头头当然听不进，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大辩论在站长办公室里展开了。

在小广场上休息的“红卫兵”，见他们的小头头好长时间没出来，有些不耐烦了。其中一个把手一扬说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咱们立即采取革命行动！”

“对！对！采取革命行动！”其他“红卫兵”异口同声地说。

说着，两个“红卫兵”猴子似地爬上了詹天佑铜像的基座。用同伴递上来的盘口粗的长绳，在铜像的腰部缠绕了两圈，跳下基座，和同伴们一起拉紧长绳，高呼着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！”用力拉起来。

铜像太牢固了，拉了一阵，没拉下来。

“红卫兵”们喘息了一会儿，又开始行动了。他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个个面孔涨得通红，一齐用力，终于把铜像拉得晃动了。

“咚”的一声，铜像摔到了地上。

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！”“红卫兵”们发出了一阵欢呼。

为了记录下“采取革命行动”的场面，一个“红卫兵”举着照相机，像猴子似地跳跃着，拍下了几个镜头。

铜像落地的声响和“红卫兵”的欢呼声，把在站长室里

进行大辩论的崔站长和两个小头头引出来了。

两个小头头见目的已达到，都眉开颜笑；崔站长却紧蹙双眉，眼中喷射着怒火。

“红卫兵”要推倒詹天佑铜像的消息，不知怎么传出去了，居住在车站对面山坳里的群众，不约而同地纷纷奔到了小广场上，看到铜像已被拉倒在地，立即把这伙“红卫兵”团团围住了，眼中都冒着怒火，质问这些“红卫兵”为什么要推倒铜像！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大辩论，又在小广场上展开了。

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大辩论，几名游客也参加进来，站到了群众的一边。

“红卫兵”们虽然“语录”背得滚瓜烂熟，但事实胜于雄辩，越辩他们越理屈词穷。一个小头头大喝了一声：“不跟他们多罗嗦了，把铜像抬到车上，拉回去销毁掉！”

几个“红卫兵”俯下身想去抬铜像，人群中突然响起了一声铜钟般的宏亮声音：“住手！”

一个膀大腰粗，身材魁梧，须发已苍白的老铁路工人挺身而出，指着铜像说：“谁要敢动，我就跟他拼了！”

“对！对！跟他们拼了！”群众齐声愤怒地响应。

面对愤怒的群众，“红卫兵”们面面相觑，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的头头。

两个小头头对看了一眼，大概也感到了众怒难犯；其中一个红着脸说：“算了，以后再跟他们算帐！走！”

“红卫兵”们挤出人群，骑上摩托车，一溜烟地走了。

“崔站长，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敢再来，您招呼一声，我们一起来对付他们！”那位老铁路工人说。

“对，对，他们要敢再来，我们一起来对付他们！”群众也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谢谢乡亲们，谢谢！”崔站长感激地说，“请大家帮帮忙，把铜像抬到屋子里去。”

“好！”十几个小伙子俯下身去，抬起了铜像，向车站的房子走去。

“轻点放，别碰坏了！”跟随其后的群众，不放心地嘱咐着。

詹天佑的铜像被抬到车站办公室一侧的房子里，保护起来了。

詹天佑铜像被推倒的消息，很快传到了国务院。周恩来总理听到以后，非常气愤地说：“那一定要恢复，是中国人的光荣嘛！”听说群众已把铜像保护起来了，周总理浓黑的双眉才舒展了。

两年后，有位外国元首来华访问，特地提出要到青龙桥车站去瞻仰詹天佑的铜像。国务院一声令下，车站组织建筑工人连夜施工。住在车站一带的群众，不约而同地怀着喜悦的心情，聚集到车站的小广场上。

铜像的基座修筑得比原来更高了；詹天佑的铜像又神采奕奕地屹立到基座上。

人民群众为什么对一位铁路工程师这么尊敬爱戴呢？

清朝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初冬。

一条从所未闻的消息——朝廷要招收幼童到花旗国学习机艺，从香港传到广州，又从广州传到了广东的南海县城。这条消息，立即成为南海县城茶楼酒肆，街头巷尾，人们的议论话题。

天刚微明，南海县城的早市已经开始了。此刻，正是早市最闹猛的时候。卖土产杂货的店，都敞开着店门，有两三家杂货店还特地在店门口摆了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着大喇叭筒留声机，咿咧哇啦放着唱片，招徕顾客。大街两旁是各种各样的摊堆：卖海鲜水菜的，巢谷麦杂粮的，还有卖早点的云吞摊、炒面摊、包子摊……熙攘拥挤的人流，吆喝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，汇成了集市上特有的嘈杂、器闹。

岭南春茶馆灯火通明，早已顾客盈门，坐满了饮早茶吃早点的人们。围着蓝布裙的茶博士提着一把铜光锃亮的长嘴开

水壶，穿行在一张张茶桌之间，动作麻利地给茶客沏茶、续水。供应早点小吃的堂倌，手托一只大盘子，盘子上用各种大小不同纸盒装着叉烧包、水晶包、春卷、糖糕等咸甜小食，在茶客中间慢慢地走动，让食用者随意选购。

靠门口东侧，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四周的是几个穿短褙的茶客，正在饶有兴趣地议论着幼童出洋的消息。

“这可是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事，我想谁家也不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不曾去过的花旗国。”一个茶客说。

“不肯？”另一个三十多岁的茶客，把滑落在胸前的辫子朝身后一甩，插嘴说，“我们钟田人家的孩子要去，还不知道朝廷要不要呢！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我们泥腿子的孩子，要去也不会要的！”几个茶客附和着说。

“听说出洋回来，就是洋翰林呢！”

“洋翰林？这可是个大官哩！不可能吧？”一个茶客怀疑地说。

“怎么，你不相信？不信，你问问阿龙公，他是读书人。”那位说“洋翰林”的茶客为了证实他的话正确不谬，用下颌朝坐在对面的一位年纪大的茶客点了点。

茶客们立即都把脸转向被称为阿龙公的茶客。阿龙公的年纪看来已有六旬多，稀疏花白头发结成的小干辫子，在脑后微微向上翘着，穿着一件油垢邋遢的旧长衫，小指上留着半寸长的指甲，堆满皱纹的脸，好似只风干的皱巴巴的柚子，正用微微颤抖的手握着一把紫砂茶壶在呷茶。

他睁开了朦胧欲睡似的双眼，朝同桌茶客们向他投来的一双双期待答疑的眼睛看了看，干咳了一声，才慢条斯理地

说：

“洋翰林？哼，笑话！翰林乃道德高尚，学问渊博之士，需经殿试，由皇上御笔亲点才成，到番邦夷国学点技艺就当翰林，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！”

那位请他作证的茶客，闹了个弄巧成拙，不由的满脸赧色，自我解嘲地说：“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几个持怀疑态度的茶客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“阿龙公，朝廷下诏招幼童出洋，这件事不会是假的吧？”那位弄巧成拙的茶客，用挑衅报复的口气故意问。

“哼，这都是一些奸佞之辈，屑小之徒，蒙误圣躬！”阿龙公瞪了那个茶客一眼，愤愤地说，“我大清天国乃堂堂礼义之邦，何需到番夷之国去学那些奇技淫巧！把祖宗传下来的治国安邦之规也忘了，无耻！无耻！”那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，好似这个发问的茶客就是发动幼童出洋的“罪魁祸首”，不灭九族，也得将他枭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

这位已达“不逾距”之年的阿龙公如此发火，不是无原因的。他十四岁参加童考，好不容易才考了个榜末秀才，后来参加乡试，文场不利，连连名落孙山，一直未能把可以被称为“老爷”的举人捞到手，只得设馆课徒，靠当“糊涂王”糊口。为此，他一直耿耿于怀。但他人老心不老，功名之心未泯，希冀有朝一日能像《遯斋闲览》中记载的梁颙那样，来个“八十岁中状元”<sup>①</sup>，光宗耀祖一番。无奈人心不

---

① 梁颙（963—1004），北宋鄂州须城（今山东东平）人，他是二十三岁登第，《遯斋闲览》误作八十二及第，因而有梁颙八十岁中状元之说。

古，世风日下，两次鸦片战争后，兴起了什么“办洋务”，又听说科考中什么“时文”吃香起来，很可能废除“八股文”，甚至废除科举制度。这一切如果真的付诸实行，他几十年寒窗磨铁砚，苦读苦学的八股文岂不要付之流水了？现在又闹出了什么“洋翰林”，怎能不使他愤愤不平！

忽然，一个茶客满脸堆笑地立了起来，对着门口热情地招呼说：“哟，詹先生来了！这边请坐，这边请坐！”

其他茶客们转头一看，也都立了起来，纷纷对一位提着菜篮走进茶馆的中年人打招呼。

“谢谢！谢谢！大家请坐，请坐！”这个人走过来，放下手里的菜篮，笑着朝大家拱拱手，在茶客们挤让出的长凳上坐了下来。

“詹先生今朝喝什么茶？龙井、香片，还是碧螺春？”茶博士也笑容可掬地走了过来。

“泡壶龙井茶吧！”

刚进来的这位茶客叫詹兴洪，字作屏，年纪约四十岁，白净面庞，中等身材，虽然穿着种田人的短褙，但仍透出一种读书人的斯文气。他原是一位世家子弟，其祖父詹万榜是乾隆年间的太学生，因经销茶叶，由原籍安徽婺源县迁居到广州，成为茶商。他父亲詹世鸾继承上辈事业，加入了广州有势力的“十三行”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更成为有名气的大茶商。詹世鸾为人慷慨仗义，茶商同行或乡亲友好遇到困难向他告贷，他都挥金资助。所以到詹兴洪接手经营茶行时，资金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了，又遇上鸦片战争爆发，大英帝国的大炮轰开了清朝锁国自守的大门，也轰掉了广州的“十三行”。从此，詹氏的茶行和其他经营外销的商人一样，破产

败落了。有些商人看到给外国洋行办事有利可图，就投靠洋人当了买办。读过很多诗书的詹兴洪认为给洋人当买办很耻辱，就由省城广州迁居到南海县，脱下长衫，换了短裕，一面读书，一面种田，维持家计。詹氏一家靠詹兴洪种田糊口，生活过得很窘困。所幸詹兴洪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所以每到腊月过年时，他就替人家写春联，赚些钱补助家用。他为人很随和，没一点读书人的架子，不论谁有需动笔墨之事，求到他面前，他总是一口答应，所以很受尊敬，街坊邻居们都称他詹先生。

“詹先生买了这么多鲜货，一定是要请客喽？”一个茶客看着詹兴洪的菜篮说。

“今天有位从香港来的老朋友要到敝舍，略表一点心意，谈不上请客。”詹兴洪笑着说。

“詹先生，朝廷要招收幼童到花旗国去学艺的事，您听说了吧？”

“听说过，不过不太清楚，诸位听到了什么消息？”詹兴洪很感兴趣地问。

于是，他们又在茶馆的嘈杂声中议论起这件事来。

詹兴洪喝完一壶茶，心中惦记着接待客人之事，立起来朝同桌的茶客们拱拱手，提着菜篮离开茶馆，匆匆地往家里走去。

詹兴洪家打扫得异常干净的小院里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坐着小板凳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给杀好的鸡拔毛。幼童听到脚步声，抬头轻轻地叫了声，“爸爸。”

詹兴洪朝他点点头，没说什么，拎着菜篮进了厨房。

这个男孩叫詹天佑，是詹兴洪的长子，今年已经十一岁。詹兴洪的家庭生活虽然拮据，但他继承诗礼传家的家训，在其长子天佑七岁时，就送他到南海的一所私塾去念书。

这所私塾的教书先生，也是一位不得志的老秀才，为了糊口而设馆课徒。在众多的学生中，他很喜欢詹天佑这个不声响，但很聪明而用功的学生，把他作为自己的得意门生，着意栽培，希望有朝一日这个得意门生能取得功名，得个一官半职，实现他的未竟之愿。

其实，这位老先生并没真正了解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，尽管他不断地向他灌输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詹天佑对老先生教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都能背得滚瓜烂熟，但他对这些东西却毫不感兴趣，他认真地按要求念、背，只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课业而已。他感兴趣的是各种各样的机械。两次鸦片战争后，英、法等国以广州为输入口，将鸦片烟和各种洋货输入广东，所以广州和南海等地的市面上就出现了各种洋货，如自鸣钟、留声机之类新奇的洋玩意儿。詹天佑对这些奇异的机械物，有着特别浓烈的兴趣，每当看到一件新的机械物品，他都会出神地伫立着仔细地观察、思考好半天。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些小齿轮和发条等物件。放学后，他就用烂泥、竹片等仿做一些见到过的机械模型。有一次，他在《天工开物》中看到书上画的风车样，就照着图样用竹片做成一架风车模型，做得非常精巧，风一吹，居然很灵活地转动起来。但他从不把这些东西带到私塾里去向同窗炫耀，而是自得其乐地玩。玩够了，就锁进爸爸给他的那只专用书籍中。